

艺术不怕“胡诌”

乐倚萍

<http://blog.news365.com.cn/wenxue>

对艺术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。尽管如此,身为一个业余爱好者,也生怕妄加置评会贻笑大方,更喜一个人去看展览,随自己口味驻足作品,哪怕站错了队亦无妨。

谁有资格认定一件作品的优劣呢?当代艺术家格雷森·佩里既熟谙个中门道,又口才过人,不妨听他叨唠一番:如何审美?什么是艺术?艺术家如何创作?然而,他却将书名拟作《哗众取宠》,更是声称“大众都有坏品味”,难道审美——或者我们仅将视野局限于当代艺术——已经崩坏了吗?

正相反,当代艺术越来越开放,我们很容易界定出一票“业内人士”,他们决定了作品的生杀大权,就像佩里说的,“艺术家、美术馆、评论家、商人与收藏家所形成的圈子不曾那么需要来自公众的意见”。而且成功的艺术品会经过观赏、拍卖、展览的考验,脱颖而出,市场与普通大众的关系有限。不过,我们怎会因为联系有限就放弃了话语权呢?我们甚至要用理性的界碑去定义它,不光是艺术家自己,观众也时常深陷史蒂芬·平克所谓的“不能忍受‘不知道’”的困境。答案越是模棱两可,

越是焦虑和沮丧,“胡扯制造机”加班加点地工作,尽可以口若悬河地品评艺术,换取落在实处的愉悦感。艺术家顶住了同行(háng)的压力,观众在同行(xíng)者面前避开了门外汉的诟病。胡诌有功,是感性的艺术和理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的。

自杜尚把小便池搬进了画廊,艺术的定义也就变得含混了。我们可以声称自己的任何物品、任何行为是艺术,也可以否定看不顺眼的东西是艺术。为了厘清界限,艺术家和评论家颇费思量,发明了一系列检验标准。最直接的:有没有装饰性?够大吗?昂贵吗?可以复制吗?或者诙谐的:可以挪为他用吗?会被时髦人士围观吗?丢在垃圾堆里会觉得不和谐吗?观众能直接作出反应吗?最大的界碑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艺术品,如何创新?作品“酷肖xxx”可不是一句赞美,生存不易,艺术家简直要以资历来背书了。相比之下,“哗众取宠”更容易,就像博伊斯以经历为素材,毛毡和脂肪均被赋予了艺术生命——经历是可以编造的,实际上,过往被艺术家扭曲和神化了,它们才是为契合作品而创造出来的果。

而观众也为挽回话语权付出良多。上世纪90年代,有人做过一份问卷,发现几乎在每个国家,大众喜欢的作品风格都是一致的:蓝色的基调、有人、有动物的风景画。我们无法满足于千篇一律、没有灵魂的作品,可我们竟有相似的诉求,在欣赏展览时的侃侃而谈,难道只是为了隐藏自我意识而自圆其说吗?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观点似乎可以佐证。大众公认他的作品是史上最难阅读的作品之一,普鲁斯特却强调,是大众弄错了:不该按自己的眼光来看普鲁斯特的世界,而应按普鲁斯特的眼光去看自己的世界。传说中大众的坏品味,又何尝不是因为本末倒置了呢?

其实,艺术家和大众是最不当疏远的。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,并唤起大众的共鸣——哪怕是难以言喻的情感共鸣;大众从心所欲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,瞥见自己所处环境的一鳞半爪。我们本可以以艺术为载体,只使用艺术的语言,然而部分当代艺术的生存环境生生把两者割裂了。于是“胡诌”派上了用场,艺术家和大众互为镜像,我们不惧“哗众取宠”——若能以此跟钟爱的作品、跟契合的人面对面的话。

作家微博

笛安

仔细想想,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喜欢鲁迅不是没有道理。一个作家的作品里总有一些角落,能清晰倒映出他内心深处如何看待自己。鲁迅的内心,一直住着一个真正自尊的少年。唾面自干,自生自灭,所以他小说中当众人的哄笑声响起,才能传达那种无所谓自尊,纯粹是地狱一般的感觉。那其实是少年人才有的心性。



申赋渔

有人问我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,我就会给他描绘说,要有一个房子,一片田地,在田里可以种我喜欢的庄稼,在阳光下读读书什么的。描绘到最后,发现不就是我童年时乡村的情景么,在外面走了一大圈又回来了,很奇妙。那些元素,都是我童年的东西,慢慢拼起来,竟具象化为一个“理想生活”。



石钟山

写小说离不开场景的描写,如何让场景有画面,首先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物。人物关系决定人物状态,把笔力放在人的身上,喜怒哀乐便跃然纸上。好的小说家都是杰出的设计师,不同的人物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画面。



书“人”志(一)

许多人爱读小说,是因为在书中找到了深深喜爱的角色、找到了共鸣和同感,这种情感的置换,形成了书与人最为密切的联系。在阅读记忆中,如果以一个文学人物来代表自己,您所想到的是谁?如果能成为作品中的某个角色,您又想成为谁?



邓喆君

小说中的人物需要让读者产生共鸣,就是这个人物要“活”起来,让读者情不自禁地“对号入座”。在我阅读记忆中,能想到的是用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爱》中的简爱来代表自己。这部名著中女主角坚强的个性,独立的性格给人以深长而又悠远的慰藉和感动。简爱在爱人的面前,抛开地位和阶层的区别,认为他们是平等的。也正因为她的平等主义,爱人把她看成了一个可以和自己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。对于简爱独立自主的精神,我有的是共鸣。我喜欢简爱坦白直率的性格和聪慧好学的品质,更推崇简爱独立自主的精神。

如果能成为作品中的某个角色,我想成为罗莎蒙德·奥克利弗小姐,她曾经帮助创办学校、救济穷人。在我心目中,她为人随和善良,不盲目追求财富和地位。这样热衷于修炼心性的人,自然是我向往体验的角色。

秦渊明

小时候酷爱武侠小说,自然愿意将自己比作各类大侠,但是又嫌金庸笔下郭靖太笨,令狐冲太痴,杨过断臂太疼,乔峰身世太凄苦,纵然有千种本事,也难逃人生磨难。后来转向古龙,本觉得西门吹雪冷酷潇洒,陆小凤风流不羁,成天把自己比作他们那样做着武林梦。其实等到年岁渐渐上去以后,才慢慢领悟,将自己比成谁,永远是遥不可及的人生,也是作品中你只会仰望却很难感动的人生。真正和自己相像的并不是人物,而是你与作品中一段段似曾相识的生命历程或情感经历的碰撞。所以如果问我哪个角色像我,我很难说得出,眼前闪现的却是一部部让我感慨落泪的当代小说: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看上去很美》《陆犯焉识》……

李岚

我最希望成为的并不是知名作家笔下的人物,而是一位名叫三毛的作家。她的敏感细腻、敢爱敢恨,她对生活的豁达,这些都是我想要,而做不到的。某种程度上说,我想成为的也是一种“我”,是在三毛笔下生命力张扬、活力四射的“我”。很多人把她的写作归为旅行文学,但也许那并不是她的本意,她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途,所有记录都是沿着人生旅途的真诚记录而已。

下期我们将继续就该话题进行讨论,欢迎您给本报来函发邮件(zyy@wxjt.com.cn),登录文学博客(<http://blog.news365.com.cn/wenxue>),也可在我报官方微信参与发言,聊聊您的看法。

第七届“禾泽都林杯”——“城市、建筑与文化”诗歌散文大赛征稿启事



建筑是物化的记忆,是人类沧桑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积淀。站在一座穿越时间的古建筑前,人们得到的不仅是美学的满足,还能穿透时间的迷雾看见历史的痕迹,人类的憧憬。果戈里说:“建筑是世界的年鉴,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,它还依旧诉说”,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像建筑这样,超越时间和媒介的限制,如此长久直接地震撼人类的心灵。一个地

区、城市的发展与变迁、幸福与悲痛,都通过建筑记忆起来。组织“禾泽都林杯”——“城市、建筑与文化”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,旨在通过文学的样式阐释城市建筑文化的丰富性、多元性与时代性,以及宣传城市建筑文化的先进设计理念,为弘扬中国文化、构建和谐环境、创建美好城市作出贡献。

一、主办单位:

上海市作家协会、文学报社、《上海文化》杂志社

二、承办单位:

禾泽都林建筑与城市研究院、上海市作协华语文学网

三、征文细则:

1. 征稿时间:自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。

2. 征稿对象:海内外诗人、散文家及诗歌、散文爱好者。

3. 征稿地址:上海市巨鹿路675号作协创联室,邮编200040,信封上注明“禾泽都林杯”字样。

4. 参赛网站:华语文学网

www.myhuayu.com

5. 征稿邮箱:hezeduliu2018@126.com

6. 每人限寄作品1-2篇,每篇字数3000字为宜;来稿建议发电子邮件,附百字内简历1份。

四、奖项设置(诗歌散文奖金含税):

一等奖2名 各20000元及“禾泽都林杯”奖杯;
二等奖4名 各5000元;
三等奖10名 各2000元;
优秀奖20名 各500元。

五、评委会:

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、报刊主编组成评委会,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、复评和隐名终评。获奖作品主办方将汇集出版(不另发稿酬)。颁奖事宜将另行通知。